



我對中學會考

佛學課程的一些意見

蔡敷治

佛教由釋迦牟尼創始，後經印度諸高僧大德之弘揚，表現為一真實而有活力的高級宗教，這段史實是大家所熟知的。而佛教之所以真實，乃因其於釋迦的偉大生命中有真實的根據，故所開出的義理能感召後來的高僧大德，能感發聲聞佛法的後人，這是稍有宗教經驗的人都能體會的，然佛教之所以有活力，乃因釋迦開出的義理為一如實見的客觀理法，亦因後來的高僧大德能對應時代的要求繼續開發佛理，使其自成一完整的義理系統，證明其能經得起時代的考驗，此則非一般人所能知道的，亦非淺具宗教經驗的人所能體會的。宗教的本質固有其內在的主觀體悟一面，然其是否能成為一高級的宗教則在其客觀義理一面。英國的歷史學家湯因比即以此分判高級宗教與低級宗教。又湯因比根據其對歷史的研究指出：任何文化任何宗教的存亡，實繫於其是否能回應時代的挑戰。適者生存，這是自然界的規律，亦是文化領域的

規律。因為，人畢竟亦是具有自然生命的存在，佛教即在此分析出無明。釋迦雖可提升其精神生命化除無明，而開出佛法，但這並不保證佛法必能於歷史上某一段時期顯現其活力。人若隨着其自然生命滾下去，不能存在地呼應佛陀的精神，則佛法亦可隨時止於大藏經典，而不與現實世界發生關係。

佛教之自印度消失，此中即有其現實因緣，正見佛法不與印度某一歷史階段相呼應。而東傳至中國，初頗吸引喜愛道家玄理的知識分子。但人亦可止於美學的欣賞態度以研究空理。然佛教畢竟能在中國生根，能對中國文化有深遠的影響，則在於中國的高僧大德能存在地呼應釋迦的生命，能對應時代的要求，能隨佛學義理系統自身的要求而推展，終於有華嚴、天台、與禪宗等的開花放彩。佛教豐富了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亦潤澤了佛教。佛祖西來意，當可於此中得其消息。

惟至近世，佛教在中國的活力與影响日漸衰微，而有今日的低沉，其中實有極複雜的原因。禪宗的興起本是要衝破文字的迷霧而直接呼應佛陀的精神，但文字的長期消散而不凝聚則又可使佛教的學術傳統中斷，此其一也。宋明儒學的興起，對佛教有所批評，而佛教本身不能回應其挑戰，此其二也。自清代以來，儒家的道統與學統一並中斷，佛教遭遇同一命運，此其三也。而民國以後，大多數知識份子只畧識西方的民主與科學，而不知中國文化的精深，其淺薄尚不足以了解西方文化中的宗教傳統，更無論其所輕視的中國文化內的儒家與佛教，此其四也。因此，佛教在中國才有今日的空前低沉。欲挽此低沉則有賴於今日佛教徒的自覺和努力，自覺地與釋迦的生命呼應，努力於回應時代的挑戰。而此回應則首先須使中文佛典現代化，即要能接上現代的學術語言，如此才能自其封閉的語言系統中開放出來而與西方文化對話，能夠對話，才能回應挑戰，尤其在這西方文化泛濫的時代。

關於存在地呼應釋迦的生命一節，此為個人的主觀努力，其中工夫與境界非筆者之淺陋所能論述。然對佛學語言之現代化這一節，筆者深有感受。筆者這兩年有機會研讀哲學，又對佛教心嚮往之，但常面對佛教浩瀚的經典而感嘆，常陷於佛學繁複的名相中而不得確解。這一方面，固為筆者個人之魯鈍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佛教語言與現代人有距離，而近代學者對佛教資料，又未有充份整理，以致佛學的重要觀念，均未能有現代之解釋。本來，名相之研習，若能於早年開始，長期薰習，亦可補救，但筆者却缺此機緣。今因在佛教中學教書，喜見學校中有佛學一科，更喜見學生有機會在中學階段接觸佛教，則將來必能為佛學之研究打下良好基礎。此中喜悅甚深，因此筆者對於現時中學佛學教育甚為關注，認為其對於佛學之推廣與傳承有極大作用。香港教育司署又將此科列為會考課程之一，在客觀上亦無異是保證了此科的學術水準，意義之重大自不待言。但可惜在有機會讀到這一科的教科書之後使我頗為失望。

這一本由寶覺女子中學出版的「中學佛學教科書」，其編寫之差，首先在於其所據資料之錯誤及陳舊。例如在第一章中，介

紹佛出世時之時代思想背景，幾乎全抄自日人木村泰賢之著作：「原始佛教思想論」。木村誠為日本佛教之名學者，但該書之撰述，距今已五十年，乃日本佛教研究拓荒時期的作品，許多意見已被修正。今香港佛學之教科書竟以之為藍本，有些地方更是一字不易地照抄，此實可悲。如說四姓之次序，在佛陀時代之前，為婆羅門，刹帝利，毘舍，首陀，而在佛陀時期四姓之次序，乃為刹帝利、婆羅門、毗舍、首陀。這種說法是不當的。雖然佛經上有如此以刹帝利為四姓之首的寫法，此蓋出自對釋迦的一種尊敬，乃將其所屬之階級先寫，當時許多思想家出身自刹帝利階層亦是事實，但並無任何文獻證明其時之社會結構已有法規上之改變，木村言之過分，該教科書作者亦跟着錯。又木村言佛陀時代之前的文明之徵象為形式的、靜的，佛陀時期為實質的、動的。就思想方法而言，前期為詩的，形而上的，佛陀時期為實質的，形而下的。筆者稍有一點哲學方面的常識，尚知「實質的」，「形而上的」，「形而下的」等詞之用法，但對木村將此格局套入兩時期之劃分則不以為然。至於形式的「實質的」，「靜的」，「動的」等等用詞，則過於虛泛，坦白說：是不知所云，一般中學生如何能了解？教科書編者照抄，不知亦知其義否？又木村以史傳列於四部吠陀之後而為第五部經典。稍具印度文化史知識者皆知印度並無史書，該史傳應為史詩之誤。又該教科書將木村之「吠陀天啓主義」改寫為「吠陀是天書」，「天書」一詞很容易令人誤解。以上指出的多端錯誤，皆見於該教科書的第二第三兩頁，一書之開始即如此多錯誤，可謂草率，但竟採用了二十年無人改正，無人指出，豈不哀哉？

其次，全書之組織亦頗為零亂，大而無當。及進一步了解，才知原來該書乃依佛學科會考課程編列成的，而且乃是一實施了二十年毫無更改的課程綱要，則筆者原對一書的失望，擴大而為對本港佛教團體的失望。難道香港的佛教團體之活力不足以應付香港中學教育對其發出的挑戰？這真是太令人痛心了。

該課程綱要分五部份：一、佛出世時的思想背景；二、佛之生平事畧；三、佛滅後印度佛教思想；四、佛教在中國之傳播情

形；五、佛教教理綱要。驟看之，似乎頗有系統；實質上，則未能緊握各期佛教之特色。由於該課程範圍廣大，無所不包，且內容上又前後重複，結果必導致課本寫作時之混亂。意者以佛教廣大之時空，欲將印度、中國兩方面之教史及教理完全吸列在內，不但於事實不可能，對中學會考來說，尤無必須。因此，如何選擇重點，去繁就簡，以便學生學習，就得考驗編著者的眼光和功力了。今觀會考課程的編列，竟然是採取網羅式的考法，由佛教產生時印度之思想背景一直考到近代太虛、鈴木、Christian Humphreys 等中外佛學家的生平及貢獻，可謂要求太苛，亦太繁複。如果真的是按照這樣的綱要出題，真不知中學生如何應付得來。然而，佛學科歷年的會考及格比率，在各科中偏高，據知此為命題較淺之故也。例如筆者偶讀校內某次，模擬會考試卷中有填充題如下：「釋迦太子決心出家，乃潛出宮門，喚起僕人①，駕起駿馬②，令出王宮。」①的答案為「車匿」，②的答案是「健陟」。如此的問與答，對佛陀所以為佛陀的本質之了解有何助益？筆者不反對將這一類的內容與考法列於中學低年班的課程之中，但置於會考課程之內，實有引導畢業生讀死書的意思，而與現代教育的精神不符。再說，站在弘揚佛法的觀點，這一史實的灌輸有何價值？中一學生記得「車匿」是一僕人，「健陟」是一駿馬，這或可提醒他釋迦是一王子，有僕人與駿馬之侍候。而釋迦能拋棄人間之榮華富貴，一心求道，這是多麼偉大之舉止，是多麼可歌可泣的行爲。故車匿聞知釋迦之意欲，「舉身戰怖，心懷猶豫，流淚諫阻；太子即告車匿道：『我今欲爲一切衆生，降伏煩惱，故爾出家；汝今不得違我此意！』車匿聞言，大聲號泣，意欲驚醒諸妃宮人，但諸宮人，昏臥不醒。」（以上錄自「中學佛學教科書」第二十二頁）釋迦的他日成佛必有今日之因緣，諸宮人知道嗎？車匿你又知道嗎？駿馬健陟，你若有靈，又知道嗎？而你們，你們這些衆生都在佛陀的普度之下，因為佛陀出家之時，即有爲一切衆生降伏煩惱之意願。就因這一意願，釋迦不斷地提升其生命而終於成之爲佛陀。故前引一段文字具有甚深刻的含意。人若能欣賞與體悟其中深意，則車匿其人是否以「車匿

「兩字代表，健陟其馬是否以「健陟」兩字稱呼，人亦能忘。過份地執於兩名詞的記憶，這與佛陀的精神何其相違？這樣，實在是對於釋迦的教法不契。

再者，該課程綱要的構成安排，其中含有更爲嚴重的問題。第四部分獨言中國佛教史，第三部分簡介印度佛教思想，均與第五部分佛教教理分離。第三部分固與第五部分有重複之處，而教史與教理的分離尤顯，編寫該課程綱要的那位先生缺乏識見。一個人不懂，也無所謂，且一時的不懂也可轉爲來日之懂。但此課程綱要推行了二十年，難道香港佛教界中連一個懂的人也沒有？還是因爲中學的佛學教育不重要？抑或有識見的人士在佛教團體中不被重視，懶提意見？佛教之有今日之衰而久不見其復甦之機，非無故也。

沒有教理的教史是沒有血氣的歷史；不就歷史發展而觀的教理是一堆混亂的概念（若能展示其思想系統之全部，而少提其歷史部份亦可。惟哲學系統之把握大學生猶感困難，遑論中學生）。學生長久地熏習這類歷史與概念，其思想亦易變得貧血與混沌。站在中學教育的立場，固見其不當。但若站在一更廣大的角度上來看，此亦實爲佛教今日的一大墮落。因爲佛教界人士多漠視於佛教爲一過去有發展，未來有前途的宗教。佛教之所以有輝煌之昔日，乃在於其有發展，即能隨時回應時代的挑戰而使其義理系統日臻圓滿。故有印度的部派佛教與大乘佛教之相繼興起。傳至中國而有華嚴、天台，與禪宗的各派發展。此實釋迦取法輪象徵之意也，法輪焉可停止？焉可不隨時代以盡其「持法者」之責任？此可見教史與教理之不能分離。若今日的中國佛教徒不能體會這層意思，不能回應當代西方文化的挑戰，不能使佛典語言現代化，一直執迷不悟的話，則佛教亦可自中國消失，一如其曾自印度消失。整個佛教都能自中國消失，區區幾間佛教中學的佛學教育又何足道呢？但若佛教徒能去執痛悟，則中學佛學課程之教育必須重視，若再因循苟且，不但失去辦佛教中學意義，亦徒爲外人所笑，識者所笑。衆生之可悲在其執迷不悟，衆生之希望即在其去執痛改，明乎此，則佛學教育尚有光明之一天！